

母親是一本書

郝興燕

指間歲月

母親是一本書，一本我翻了半生才忽然懂得該怎樣去讀的書。書的封面，是最尋常的粗布紋路。那是她長年操勞、浸泡過淘米水與皂角的手的觸感。這本書，沒有燙金的題字，扉頁甚至微微捲了邊，染着洗不淨的油漬，那是屬於廚房的、人間煙火的印章。我的閱讀，始於一種不耐煩的輕慢。兒時，我只貪看裏頭色彩鮮亮的插圖：她掀開鍋蓋時，那滿屋白茫茫、暖烘烘的蒸氣，便是書裏最美的雲霞；她變戲法般從針線筐裏摸出一顆水果糖，那糖紙在陽光下閃爍的光，便是書頁間最神奇的星辰。

再翻幾頁，到了我自以為識字的年紀，便只急着去尋那些關於「道理」的段落。她絮絮的叮嚀，被我草草夾成書籤，心裏嫌它冗長；她儉省的習性，被我批注為「過時的篇章」，覺得與我的新潮世界格格不入。這本書，似乎總是重複着瑣碎的細節：食物的鹹淡，衣物的厚薄，歸家的早晚。情節平淡如水，沒有英雄的歷險，也沒有哲人的警句。於是，我常常將它草草合上，轉身去追逐外面那些裝幀華麗、言辭喧囂的冊子。

是什麼時候，我的目光第一次在那粗布的紋路上，真正地停留了

呢？或許是一個黃昏，我看見她湊在窗前，就着最後的天光穿針。線頭一次次掠過唇邊濡濕，卻怎麼也穿不進那小小的針眼。她微微蹙着眉，那神情不像我記憶裏無所不能的母親，倒像一個對着艱深文字發愁的、認真的學生。那一刻，書頁上的字跡，忽然活了。我看見那些「瑣碎」，原是結構文章的筋骨——那反覆計算的菜錢，編織的是日子綿延的緯線；那深夜燈下縫補的針腳，綴連的是家庭溫情的經緯。那些我曾不屑的「道理」，也忽然有了沉甸甸的註腳：她的隱忍，是對無常生活最堅韌的章節；她的沉默裏，往往藏着未說出口的、最洶湧的抒情。

直到那日，為她整理舊物。在一個老樟木箱的底層，觸到一團柔軟的物事。取出，是一件我嬰孩時期的貼身小褂，細棉布的，洗得極薄極軟，像一片溫柔的蟬翼。我下意識地捧到鼻尖，竟依稀還有一絲極淡的、陽光與奶香混合的、被歲月窖藏過的氣息。就在那一瞬，彷彿有閃電劈開蒙昧，我驟然讀懂了這本書最深奧的、也是最初的一頁。

那一頁，沒有文字。只有無盡的、將我緊緊包裹的溫熱的黑暗，與那黑暗裏唯一確切的、雷霆般搏動的心跳。那是我來到這世上、尚未睜開雙眼時，用全身的感官讀到的、關於她的第一行，也是最終極的詩。

我捧着那件小褂，在午後寂靜的塵埃裏站了許久。淚是無聲流下的。原來，母親這本書，最核心的篇章，早在我混沌未開之時，就已用血脈騰寫，烙在我的生命裏了。而我半生的閱讀，不過是在用自己的淺薄與時光，一遍遍去參悟、去印證那最初的、與生俱來的恩典。

我終於學會了如何讀她。不是用眼，是用心；不是從前向後，而是從最末一頁的滄桑，回溯到最初一頁的純粹。母親是一本書，一本當我終於讀懂，卻已快要讀完的書。餘下的頁數，在風裏，薄得讓人心慌。



●母親是一本我翻了半生才忽然懂得該怎樣去讀的書。 AI繪圖

母親種的石榴花開了

李彩平

母親，您種的石榴花開了
紅紅的，艷艷的
花瓣裏藏着陽光的味道
您笑盈盈從花間走來
握着一畝窗花
滿屋子都被紅色映亮
我坐在紅光裏
指尖輕輕撫過書頁
石榴花的清香
將我縈繞
像您溫暖的懷抱



●母親，您種的石榴花開了。 AI繪圖

時代詩行

母親的手寫菜譜

筆尖故事

曹立傑

廚房的抽屜深處，藏着一本泛黃的筆記本。

封皮是早年間供銷社買的軟皮本，藍塑料封面已磨得發白，邊角捲起毛邊。翻開第一頁，是母親用藍色圓珠筆寫的字，筆畫有些歪扭，卻一筆一劃格外認真：「紅燒肉做法，1998年春」。

那是我剛上小學時，母親為了給我做頓像樣的葷菜，特意跟鄰居張姨討來的方子。彼時她剛學會認幾個字，便把張姨口述的步驟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記在本子上：「五花肉切方塊，焯水去腥，炒糖色要小火，放八角、桂皮、香葉，加開水沒過肉，燉一個小時……」字裏行間還畫着小小的箭頭，標注着「糖要少放，孩子怕苦」。

往後翻，字跡漸漸工整了些。2003年那頁記着「番茄雞蛋麵」，是父親出差時，我半夜發燒，母親守着我到凌晨，天剛亮就去菜市場買了番茄和雞蛋，照着菜譜煮的麵。她在步驟旁寫着：「麵要煮軟，番茄去皮切小塊，雞蛋炒嫩些，孩子吃了好消化。」那天的麵湯裏，飄着細碎的蛋花和軟爛的番茄，我吃着麵，母親就坐在床邊，用勺子輕輕吹涼湯，一口一口餵我。

最厚的那幾頁，是2010年我上高中時，母親記的「營養餐」。那時我學業繁重，她總擔心我吃不飽，便從報紙上剪下各種食譜，再一筆一劃抄在本子上：「清蒸鱸魚，鱸魚要選新鮮的，劃幾刀，放薑絲、蔥段，蒸8分鐘，淋上蒸魚豉油；菠菜豬肝湯，豬肝切片用澱粉抓勻，焯水去血沫，菠菜焯水去草酸，一起煮10分鐘……」每一道菜後面，都跟着「補腦」、「明目」、「增強免疫力」的小字，像她藏在字裏行間的牽掛。

有一次我放假回家，看見母親戴着老花鏡，坐在廚房的窗邊，對着手機上的菜譜，一筆一劃地在本子上抄寫。陽光透過窗戶，落在她的頭髮上，我忽然發現，她的鬢角已有了白髮，握筆的手指關節有些粗大，指腹上還留着切菜時劃破的細小傷口。

「媽，現在網上都有菜譜視頻，你不用這麼費勁抄下來。」我走過去，想拿過她的筆。

她卻把本子往懷裏收了收，笑着說：「視頻看得快，忘得也快，記在本子上，隨時能翻。你愛吃的菜，我都記着呢，以後你結婚了，想吃了，自己也能做。」

如今，我翻開這本菜譜，每一頁都像打了一段時光。那些歪扭的字跡裏，藏着母親初學做飯時的笨拙；那些工整的筆畫裏，記着她為我熬夜煮麵的溫柔；那些密密麻麻的標注裏，寫滿了她對我無微不至的牽掛。

昨天傍晚，我照着菜譜做了母親最拿手的紅燒肉。炒糖色時，我學着她的樣子，用小火慢慢翻炒，看着白糖在鍋裏融化成琥珀色，再放入五花肉翻炒上色。當濃郁的香氣從鍋裏飄出來時，我忽然想起小時候，母親也是這樣站在灶台前，為我做着這道菜。

我端着紅燒肉走進母親的房間，她正坐在沙發上，戴着老花鏡看報紙。看見我端來的菜，她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：「你居然會做這個了？」

我夾起一塊肉，放到她嘴邊：「媽，你嘗嘗，是不是你做的味道？」母親咬了一口，眼睛忽然亮了：「像！真像！就是糖放多了點，你小時候怕苦，我總少放些。」

我看着她嘴角沾着的湯汁，忽然覺得，這本泛黃的菜譜，從來都不是一本簡單的烹飪指南。它是母親用半生的時光，一筆一劃寫下的情書，每一道菜裏，都藏着她對我的愛，像那紅燒肉的香氣，濃郁、綿長，永遠縈繞在我生命的每一個角落。

●每一道菜裏，都藏着母親對我的愛。 AI繪圖



窗外的夕陽漸漸落下，餘暉透過窗戶，落在菜譜的封面上，那行「紅燒肉做法，1998年春」的字跡，在光裏顯得格外清晰。我知道，無論歲月如何流轉，母親的愛，都會像這本菜譜一樣，鮮活且溫暖。

「精裝」母愛

林海平

母親寄來的包裹，總是過分隆重。

三層紙箱，最外層是印着「××電器」的硬殼，裏面是墊得嚴嚴實實的舊報紙，最內層，還有一層柔軟的、不知從哪件舊衣裳上拆下來的棉布。用裁紙刀劃開，如同進行一場考古發掘。剝開這些厚重的「盔甲」，現出的核心往往令人失笑：可能只是一瓶母親親手醃的辣椒醬，兩雙納了厚底的棉襪，或者，一小袋曬乾的蒲公英——她不知從哪篇養生文章看來的，說是泡水喝能「清火」。

起初，我是不耐煩的。在電話裏說過許多次：「媽，現在超市什麼都有，快遞也方便，您別費這個勁了。」她在那頭諾諾地應着，可下個月，一個同樣「全副武裝」的包裹，又會準時出現在我的門口。那笨拙而固執的隆重，像一種溫柔的騷擾，讓我這習慣了城市高效與簡約的人，有些無所適從。

直到那個雨天。我加班到深夜，身心俱疲地回到家，看到門口又立着一個熟悉的、方方正正的「堡壘」。疲憊之下，竟生出一絲莫名的暖意。我坐在地板上，慢慢地、一層層拆開它。這次，裏面是一個嶄新的保溫飯盒，鵝黃色，印着憨態可掬的小熊。飯盒下面，壓着一張字條，是母親工工整整、小學生般的字跡：「看你自己總吃外賣，不好。天冷了，用這個帶飯。」

我愣住了。我從未對她提過帶飯的事，她是怎麼知道的？是上次視頻時，無意中掃見我桌上冰冷的外賣盒？還是從我疲憊的語氣裏，猜出了我生活的潦草？

我打開飯盒，裏面居然不是空的。下層，分格裝着炒得油亮的臘肉筍丁和碧綠的清炒菜心；上層，米飯還溫熱着，正中，居然窩着一枚完整的、金燦燦的煎蛋，是我從小就愛的、邊緣焦脆的「太陽蛋」。我這才想起，上周視頻，她似乎隨口問過：「你們那邊，雞蛋貴不貴？」我隨口答了，她便記住了。

我坐在地板上，就着客廳昏暗的光，用那把隨飯盒一起寄來的、被舊布仔細包好的小勺，吃完了那盒已經微涼的飯菜。臘肉鹹香，菜心清甜，煎蛋的油脂混合着米飯，是童年最踏實的滋味。吃着吃着，眼眶忽然就熱了。

我忽然看懂了那些過度包裝。那不是一個鄉下老太太對現代物流的不信任。那是她所能做到的、最極致的鄭重。在她樸素的世界觀裏，給兒女的東西，必須裹三層外三層地保護好，不能磕着，不能冷着，不能髒了。那厚重的包裹，是她伸出卻無法真實觸摸到我的手，是她圍起的、一個小小的、絕對安全的結。辣椒醬不能灑，棉襪不能髒，煎蛋，必須完完整整、溫溫熱熱地抵達她孩子的胃裏。她是在用這種近乎笨拙的、物理的方式，對抗着距離，對抗着時間，對抗着一切她無法掌控的、可能讓我「吃不好、穿不暖」



●米飯正中居然窩着一枚完整的、金燦燦的煎蛋。 AI繪圖

的風險。

後來的包裹，我不再嫌它累贅。我享受那份拆解的儀式感。我知道，剝開那些堅硬的殼與柔軟的襯，裏面永遠是最柔軟的內核——一雙鞋墊，一包新茶，幾頭新蒜。

東西本身或許尋常，但那被反覆包裹的的過程，就是內容本身。那是母親在說：你看，我在很認真、很認真地，愛你。

昨天，我又收到一個包裹。這次不大，卻沉甸甸的。我照例坐在地上，慢慢拆。最外層紙箱上，竟有淡淡的灰手印，像她忙亂中未及擦淨的痕跡。剝開舊報紙，沒有棉布，只有一團她用來給我擦自行車的、洗得發白的舊毛巾，嚴嚴實實地裹着什麼。我揭開毛巾一角，呼吸一滯。

裏面，是七八個還黏着些許濕泥的、大小不一的紅薯。個個圓胖，是鄉下最土的那種紅皮。沒有任何字條。

我捧起一個，泥土的腥氣混着紅薯的清甜，直衝鼻腔。我忽然想起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大概只有灶台高，母親拉着風箱，灶膛裏的火映紅她的臉。她把這樣的小紅薯，埋進灼熱的灰燼裏。半晌，用火鉗撥出來，燙得左手倒右手，吹着氣，急急地剝開焦黑的外皮，露出裏面金紅流蜜的瓤，塞到我手裏，說：「慢點，燙。」

我坐在这城市26樓光潔的地板上，捧着那沾泥的、醜陋的紅薯，把臉深深埋進那團發白的、似乎還帶着她掌心溫度與廚房煙火氣的舊毛巾裏，終於嚎啕大哭。

原來，母親寄來的所有「精裝」包裹，那隆重的外殼所要守護的，從來不是裏面的物件。她要押運穿越千山萬水、完好無損送達我面前的，是那個傍晚的灶火，是那聲「慢點，燙」，是那個踮着腳、嚥着口水等待的、小小的我。她怕它在路上冷了，碎了，丟了，所以要用盡她所能想到的一切方式，為那份最初的、滾燙的甜，穿上最厚的盔甲。